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人文周刊

2021年7月11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美编 张江/校对 李红雨

A5

编者按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书写中,女性形象系列尤为突出。五四运动以后,她们不仅要面对社会革命洪流的洗礼,还要直面个性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等多重考验,其“解放”显得更为沉重和艰难。在这个过程中,对女性命运的抒写产生了一批文学经典,留下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 郭冰茹:在红色经典中塑造出饱满的女性文学形象

## A 从庐隐、冰心到丁玲

羊城晚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革命话语境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面貌,在红色经典作品中女性形象通常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可以归纳出几个鲜明的特征?

郭冰茹: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女性文学关于革命的叙述中,女性通常以两种形象出现,一种是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就是女学生的形象;还有一种形象是受压迫、受剥削、受损害、受侮辱的女性形象,也就是弱者的形象。

后者典型的代表就是丁玲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女孩,因曰

本鬼子侵略她的村子,被抓了,还成了慰安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贞贞找到一条自救的道路,投身革命做情报的传递。这一类女性形象通过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找到了生命的亮点和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种革命叙事里,不管是女学生,还是作为弱者的女性,都需要寻找生活的出路;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寻找自我的价值,这是两种形象所共有的特点,她们都是通过革命,最终不仅找到了生活的出路,同时也获得了自我的价值。

羊城晚报:您认为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通过革命赋予

刻的女性文学典型:露莎、子君、莎菲、林道静、江姐、柯湘……她们的命运与“革命”相伴,最终建立了自身与革命的同构关系,成为百年红色经典不可缺失的一道风景线。近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冰茹就红色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形象话题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



记者手记

## 从女性身份到革命形象

“梦醒”以后,走向革命

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启蒙了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些女性作家的文学书写成为她们探索自身身份认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早期现代文学出现了一大批呼唤性别平等与婚恋自由的作品。

然而,当时的社会并未为这种平等、自由提供物质与制度条件,热切的呼唤后,随之而来的却是现实带来的幻灭感。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庐隐《何处是归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深刻揭示了在平等自由的梦幻之下女性的艰难处境。正如郭冰茹所说,“有了自由的青年在这样自由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脱离了旧家庭的个人无处可去。”

在时代要求与追求自我实现的双重作用下,一些女性作家自觉地将目光转向如火如荼的民族革命。郭冰茹以女作家丁玲为例,分析了其创作转型的各项目动因。首先,30年代,丁玲身边聚集了胡也频、瞿秋白、冯雪峰等“左联”人士,一日日耳濡目染,革命意识不断生长;其次,在创作上,“继续写莎菲式的苦闷只能越写越乏力”,她迫切需要全新的主题实现自我超越;最后,这种转型更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密不可分。

## 赋予女性形象新精神内涵

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通过革命赋予了女性形象新的精神内涵。这些文学作品可以按主题划分为两类。

其一是将女性形象放置在

革命与爱情的具体冲突中,探求

主体选择。在丁玲的《韦护》与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以

及石评梅的《匹马嘶风录》等作

品中,女主人公为寻求理想,经

过挣扎最终放弃爱情与家庭,投

身革命洪流。

郭冰茹指出,谢冰莹作品中

的看法可以代表时代的某种共

识:“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

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面。谁也

知道整个的旧社会不根本推翻,

女子永远也没有得到解放做人

的一天!”

第二种类型是在革命叙事

中悬置两性差异,将女性与男性

视为同等革命主体。

在《青春之歌》中,杨沫借林道静的成

长故事,表现了只有跟党走才

有新出路的时代主题,主人公的女性身

份被其革命形象不断消解。

而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女

兵自传》在记录行军、救助伤员、

宣传动员等具体的革命场景时,

很少提及战争中的性别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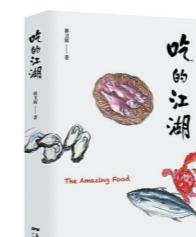
因为献身革命的女人已经“和男子

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些红色经典忠实地记录

了女性在革命中展现的强大韧

性和伟大力量。



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作为美食家,口味不可不广,绝不能独沽一味,最好是“行万里路,品万般食”。林卫辉好旅行,乐于品尝地道美食,还善于比较。他到大理,天天吃菌,联想到广东在农历五月的“荔枝菌”,注明此妙物“烹饪时间不宜过长,5分钟左右就好了”。

在我看来,《吃的江湖》还有一个别致之处:科学精神。林卫辉用科学读了食物化学权威德·马基的On Food And Cooking后茅塞顿开:“原来美食科学是这样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食品工程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与美食有关,可惜都艰涩难懂。”尽管难懂,林卫辉却抱着科学精神,试图解读美食的密码。因此,在《吃的江湖》中,洋溢着一股科学之风:胡萝卜特有的香气,大部分来自萜烯类物质……诸如此类的科学分析,让我们看到美食江湖之中,别有洞天。



□杨向群

## 老方的少女心

同事十几年,一直把邱方叫做老方。《花有信,等风来》是老方新出的书,典型的老方范儿:简洁,唯美,雅致。文如是,图如是,版式装帧也是她的风格。她以二十四节气为经,以四季花草荣枯渐变为纬,用人物植物故事点缀交织,成就了一幅可品细可宏观的锦绣长卷,可谓匠心巧手。

文字好是不必说的。那是她少年时候躲在家里埋头于《人民文学》《散文》《连环画报》《少年文艺》熏陶出来的结果。后来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浸润于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养成了骨子里的浪漫气息,所以她笔下的淑女,身着碎花旗袍,脚穿丁字皮鞋,超凡脱俗。

老方的画也画得那么好,只是看看《大众摄影》,“胡乱临摹报纸杂志上的画”就能成的么?这是我没想到的。记得从前上班的时候,但凡有活动,她便成了香饽饽,美女们紧随前后左右,争相做她的摄影模特。她的作品作为企业文化的展示,屡屡得到美编评委认可,被裱在镜框里挂在走廊的墙上。

其实老方是低调的工作狂,曾获得全国出版行业“劳动模范”的殊荣。自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在专业领域的核心岗位工作,逐渐成为“双效”的主力,俯首潜心“为人作嫁”,挖掘了很多优秀的作者,编辑了无数好书,完成了各级重大项目,几代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均经过她的手眼确认。

同样都精彩,瘦弱斯文的老方是怎么做到的?据我斜视,也许是她凡事皆追求完美的秉性使然。无论是编书、写作还是画画、摄影,甚至于做家务,她皆能专注且沉浸其中。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据说她洗菜,比如叶子,那都是一片一片、正面反面,在水里慢慢捋的。有一次买



了一把南瓜花,择梗茎上的筋,竟像侍弄丝线般,撕了三两个小时。有人见她喜欢拍花叫她花痴,我倒觉得她什么都痴,享受过程。知道她在家也不管钱财,有回听说她去了银行,我还在手机上写过几句话:“一路拾花的老方/忽然飘进了银行/她说她要理财/是像择南瓜瓜藤那样一根根撕吗/还是跟洗苋菜似的一片片捋/我在想不清楚”。不过至今没敢给她看。哦,在老方的斜杠里,还应该加上一项音乐,她做视频选择的配乐,也是极好的,与画面情景交融,令观众动心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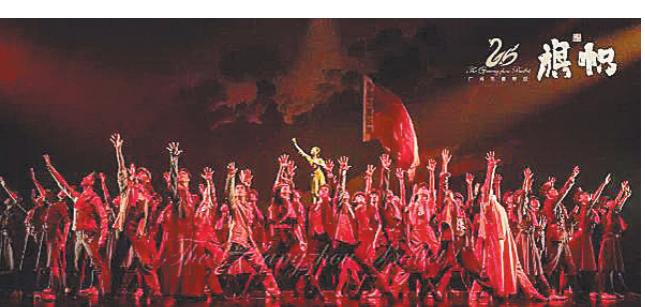
老方不作不扮啊,她的文艺范儿很自然。喜欢穿非黑即白的棉麻长裙,走路大步豪迈,说话小声碎念,常把鄙俗俚语挂在嘴上,笑起来拍手跺脚,牙齿很白很好看。工作座上插几枝莲蓬,摆放自己青春妙龄的照片,女儿的手绘画,中间一块留白,才是她伏案的工作场所。我曾问她在家画画要大的案台吧,她说并不需要。当然,她也喜欢把冬瓜瓢做成杨梅模样的美食,在人造冰块滋滋冒气的仙境里聚餐,找山下的青砖瓦屋原木桌椅跟朋友喝茶,拍照前撩撩头发补补口红。

有一次跟同事饭聚,老方并不在座,大家惊叹“拾花行”的文字之清新,配图之怡人,某总忽然说,难得她始终保持一颗少女心。真是点睛之论。



□刘茉琳

## 旗帜下的情思与追求



7月1日,伴随着《国际歌》的旋律,广州芭蕾舞团王舸导演的革命历史题材舞剧《旗帜》在广州大剧院展演,这部大气、丰满、优美的舞剧再现了1927年广州起义的历史,以真实的革命人物张太雷、叶剑英、叶挺、游曦为人物原型,辅以张太雷的母亲和妻子、游曦的恋人肖飞、卖花小姑娘以及一众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的形象,呈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革命往事。

《旗帜》是一部典型的情节舞剧,故事讲述得如电影般流畅。舞剧选择的视角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广州老太太,舞台转场后,当年的她还是一位穿着红色上衣阔腿裤的卖花小姑娘,以她的回忆为线索实现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无缝转换。舞剧中革命往事的主场则以张太雷为主线,辅之以女性革命者游曦的线索,一刚一柔,相得益彰。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剧中女兵班长率女兵坚守天字码头,她们没有及时接到撤退命令,高举旗帜战斗到最后。

那一页历史是悲壮的。呈现在今天的舞台上,《旗帜》结构清晰易懂,舞美简洁朴素,音乐华丽大气,每一幕都有意识地还原油画式的场景,舞台从布景到演员服饰都以雄浑凝重为主要审美,点缀以胸前的红色领巾。舞蹈形式多样、语汇丰富,张太雷与叶剑英、叶挺祭奠牺牲战友的三人舞,张太雷牺牲后魂归家乡看望母亲与妻子的三人舞,游曦与恋人的双人舞,讨论战争走向的会议群舞,战斗中的军队群舞,一幕幕无不让人印象深刻。

舞蹈艺术是精神最为生动的载体之一,是冲突与和谐的对话,也是崇高与优美的结合,用肢体的动作呈现具象的回声。这是舞台上关于历史的再现。张太雷与游曦,29岁与19岁,多么美好的年龄。当年旗帜升起的地方,如今盛世繁华;当年浴血奋战的地方,如今和平安详。今天,在旗帜升起的地方,那关于革命的故事,有了最响亮的回声。

## C 在平凡中塑造出伟大

羊城晚报:这样的人物形象会有足够的力量打动人心吗?

郭冰茹:在当时是有的。虽然现在看觉得他们脱离了日常生活,但是当时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比较关注革命,民族的危亡、救亡图存就是当时每一个青年都要面对的日常。但现在看以前的革命历史小说,有的读者可能感觉难以走近这些英雄人物。因为这种千篇一律的英雄人物仿佛站在云端没有七情六欲,也没有亲和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羊城晚报:当下革命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跟上个世纪相比有何不同?

郭冰茹:现在的会更饱满。虽然都强调人物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写作其实只是一个雏形,包括丁玲,她的写作在当时其实还是以观念来组织人物形象的,所以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饱满。现在的作家在处理这些历史形象的时候,或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也更加细腻,这是个进步。

羊城晚报:这些作品当中的女性形象的书写,对当下的这种创作

又有哪些经验和启示呢?

郭冰茹:我们当下看到不少主旋律的片子正在热播,还有一些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改写或重写。我觉得当下红色题材对女性的书写,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视主人公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诚,因为这是革命精神留给我们当代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但是同时也应该能够表现出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特别是要表达出她们在追求理想、追求信仰的过程中自我的成长。

所以大部分的革命叙述里,都不太关注女性的情感,不太关注儿女情长,不太关心日常生活,而比较强调人物的理想信念,或者是思想层面的一些矛盾、斗争、挣扎。

## 别有洞天的美食江湖

村菜深得乡土风味。

中文世界写食文章与中国菜系一样丰富多彩。念天地之悠悠,前见汪曾祺、王世襄,偶尔出手便尽得风流;后见来者无数,其中有挖掘传统精髓,或佐以网络笑话、地方风味、海外信息等新元素,诚蔚然大观。以“饮食男女”命题,作文无数,亦非难事,但要写出新意来,非花心血不可。《吃的江湖》看似风清云淡,娓娓道来,实则在文字江湖一次次重新煎熬,像一个不甘平庸的厨师,创造出一道道推陈出新的佳肴。

林卫辉在美食中,时有怀古,却往往吃出新意思。像今日少见的礼云子,他专门去品尝后有一番感慨:“聚集了蟛蜞全身精华的礼云子,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这是它味鲜的原因;沙沙且爆浆的口感,妙不可言;漂亮的橙红色,源于其丰富的虾青素,高贵而喜庆。虾青素是天然的抗衰老物质,化妆品雅诗兰黛某些产品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一想到这点,就算礼云子贵一点,感觉也值了。”礼云子是当年江孔殷太史心爱的食物,并非十分贵重,只因季节甚短,稍纵即逝。拱手之礼,是古人见面的礼节,拱手之状恰如小蟛蜞横行,故得名。典故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

路子,语言平白,清清楚楚记下做菜的每一个步骤,是实用派。林文月能做又能写,《饮膳札记》《秋水文章不染尘,董桥的《酒肉岁月太匆匆》一文,深情地回忆了品尝林氏美食的好时光。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随园食单》,被誉为美食宝典,其实也是笠翁与随园名山事业之外的余事。虽属余事,别有风流。

## 中文世界的写食文章

现代散文史上,写食文章从来都是“非主流”;换言之,只是文学之余事。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战乱与饥荒不断,像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文字不过惊鸿一瞥,毕竟与时代最音不谐。风云变幻后,率先将写食传统发扬光大的作品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功不可没,其中写食的占相当大的篇幅。唐鲁孙所写的是早年在北平美食的旧事,《天下味》那几本小书真是妙品。耀东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出身,却在大学里开设“中国饮食史”、“饮食与文化”、“饮食与文学”的课程,还出版《肚大能容》与《寒夜客来》,把饮食上升到近乎学术的地位。家庭主妇刘炳的《吃的艺术》,走的是家常



□李怀宇

路子,语言平白,清清楚楚记下做菜的每一个步骤,是实用派。林文月能做又能写,《饮膳札记》《秋水文章不染尘,董桥的《酒肉岁月太匆匆》一文,深情地回忆了品尝林氏美食的好时光。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随园食单》,被誉为美食宝典,其实也是笠翁与随园名山事业之外的余事。虽属余事,别有风流。

现代散文史上,写食文章从来都是“非主流”;换言之,只是文学之余事。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战乱与饥荒不断,像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文字不过惊鸿一瞥,毕竟与时代最音不谐。风云变幻后,率先将写食传统发扬光大的作品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功不可没,其中写食的占相当大的篇幅。唐鲁孙所写的是早年在北平美食的旧事,《天下味》那几本小书真是妙品。耀东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出身,却在大学里开设“中国饮食史”、“饮食与文化”、“饮食与文学”的课程,还出版《肚大能容》与《寒夜客来》,把饮食上升到近乎学术的地位。家庭主妇刘炳的《吃的艺术》,走的是家常